

疏  
导  
优  
于  
禁  
堵

阳

大概对电子游戏的沉迷不是个小事,尤其是网游(手机游戏)盛行的当下,连主管职能部门都予以重视起来,发布了专属的通知,要求做好预防小学生沉迷网络教育引导工作,研究制定预防学生沉迷网络的工作制度……

我一直以为,虽然电玩参与者众,但沉迷的人还是少数。随着手游无处不在的渗透,可能沉迷的队伍壮大了吧。没看到过研究的数据,就不去胡猜测了。不过游戏对个体时间的劫夺和大脑的人侵确实会有不少负面的影响,防范当然有必要,但就原则下的具体实践而言,是規制下的堵截为主,还是本着娱乐本身的引导优先?

对此,我没什么发言权,不过就我个人感性的认知而言,对网游(手游)的沉迷似乎不是电玩本身的问题。

客观说,游戏本身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连爱因斯坦都会拉拉小提琴玩儿,一干草根凡人娱乐一下就更不用说了。当然,游戏(网游)内容的健康是必须有的,合规的梳理和管制自不必说。只是说到电子游戏在青少年群体中大行其道,以至于部分人难以自控地沉迷其中,背后的原因人们真的仔细琢磨过吗?

看看那些沉迷学童焦虑的家长们,他们的通常所为,无不是寻访戒禁“网瘾”的良方,早有回溯网瘾养成的背后原因,结果当然是头痛医头,效果微弱得让他们过度伤心时有耳闻。

这不奇怪,电玩游戏本身在达成某种虚幻理想之外,还会让玩家习成心理习惯,一旦深陷其中,很难逆转,再加上大脑本是外界很难管控的,如有抵触心理和情绪,更难以回归常态。

尽管如此,但并不是没有良方:改变需回到源头,疏导必定优于禁堵。我们不妨做一个理论推测,无论是网瘾少年的家长,还是隔壁的王大爷,那些您所见证的,被网游俘虏的孩子是不是兴趣爱好都很狭窄呢?我以为是,几乎每个沉迷者都缺乏,或者说放弃了诸如音乐、体育之类的其他娱乐活动,可以说,都缺少家长、同伴参与的其他娱乐(游戏)生活,也就是说,沉迷的孩子其家长必定极少(或者就没有)相伴子女娱乐,像一起郊游,玩球什么的。

娱乐是必须有的,如果没有广泛的兴趣爱好,沉迷于某个充满幻想的网游显然就很可能成为现实。

反过来看,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实例:一个兴趣爱好广泛的家伙,比如踢足球、打篮球不说,还想着找个伙伴到地下通道抱着吉他唱歌的“不良少年”会被电玩游戏把心神掳走——即便这种家伙也是酷爱电玩游戏队伍中的一员。

道理其实很简单,多种多样的兴趣培养才是根本杜绝沉迷一端的良方。

由此,作为家长显然就需要在最初的岁月里有所准备,对您,对孩子都是如此,这当然不是那种考级升学为目的强制驯化——这种手段因为不是孩子的自主爱好反而会成为沉迷的帮凶。

回到学校的范畴,既然是说预防和引导,应该就是多向发力。事实上,娱乐的禁止几乎不可能奏效,故而与其在本本上斟酌或许有效的措施,不如在现实中完善、丰富游戏娱乐的场所和现实环境。

说起来有点遗憾,人们似乎不愿意支持孩童们多样兴趣爱好的满足。遥远的边陲市镇就不提了,就拿条件首屈一指的北京来说吧。在休息日,甚至放学后的课余时间,中小学的场馆就罕有对本校学生开放的好事,“外人”更是不必说了,甚或一些按规定场馆应该开放的大学,居然也拒绝“校外人员”进入。

事实上,最主要的问题是,孩子们缺少公共的娱乐、活动场所。一般而言,各类中小学校除了半专业的团队外——如果有,比如足球俱乐部和各种乐队等,非专业之外的绝大部分同学基本就没有玩乐的条件和机会,哪怕只是弹弹琴、踢场“野球赛”什么的。而在校外,即使是收费的场所也很稀疏,更遑论免费的公共场地了。

倒是网吧容易进,而手机随身,想暂时放松一下,或者短暂忘记没完没了的作业,“网游”一游近乎没有选择的选择,意志薄弱的人一不小心,很可能就会掉进沉迷的坑里。问题是,什么样的小家伙才真具有意志坚强的品质呢?

# 童年,不曾遗失的美好



家有淘孙

## 宝盆儿和他的“阿大”

李培勇

宝盆儿姓居,出生那天,兴奋的奶奶说就叫宝盆儿吧,“聚(居)宝盆儿”,全家通过。“阿大”是带他长大的保姆。从他出生到一岁多,就得到一位安徽籍阿姨的日夜照管,宝盆儿一天天长大,从未碰过。

宝盆儿还是一帅哥坯子,谁见了都叫一声“帅盆子”。一岁多了,他学会了叫“爸爸”“妈妈”,欣喜得妈妈止不住地亲儿子。可叫“阿姨”却成了难点,怎么也学不会,宝盆儿一叫就成了“阿——大!”“阿大”不在意,满心欢喜地报告外人,我家宝盆儿会叫我了。

没想到,亲亲的阿大家里出了点事,不能再照看宝盆儿了。临走前,她比全家人都着急,终于把又一个“阿大”领进家。当然,这个保姆也是她的安徽老乡,“知根知底,可放心。”一岁多的宝盆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晚上睡觉时哭着闹着找“阿大”。新阿姨姓刘,叫琴芳。显然她已熟知孩子的一些习惯,赶紧

童言稚语

付宇轩

我爱集邮,有一本特殊的邮册。那里没有一张邮票,而是存着一张张妈妈给我的小便条,每一个便条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,而每一个故事都能给予我启迪。

“做事须得法——统筹安排,循序方能渐进。”这是一个心形的红色纸条,故事发生在小学六年级。

记得那天爸爸妈妈决定集体出游,睡眠惺忪中听说给“独立”的我大显身手的机会——自做午饭!心想这有何难。可是第一次尝试做饭的我把一切都搞砸了——米饭“煮”成了稀粥,好好的西红柿鸡蛋滚成了一个红黄相间的大圆球。“沮丧、失落”推着我走向客厅,拿起电话准备订餐。正当我准备拨号时,一张红纸条映入眼

平心而论

刘江滨

下班回家,一开门,便看见一岁半的孙子灿烂的笑容,眼睛亮晶晶的,甜甜地、奶声奶气地喊我:“爷爷!”我立刻架着菊花,美美地回应:“宝贝!”

自从有了宝贝孙,我每次回家,家人看到的肯定是我一脸的笑容。

以前不是这样。繁重的工作,复杂的人事,让我心神俱疲,回到家中,也是眉头微蹙,脸若枯木。妻子有些生气,说:“每次看你回来这副脸色,弄得家庭气氛很压抑。”我对此也有些恼火,说:“在外需要装,回到家难道还要戴上面具吗?”

是孙子改变了这一切。我的笑容,不是强作欢颜,而是内心的洋溢。孙子那张稚气的小脸,天真无邪的笑容,就像一个太阳。一看见他,就觉得阳光明媚,清灵澄澈,任何烦恼、不快、阴郁统统跑得无影无踪,烟消云散。

孙子说话口齿还不很清晰,走路还踉踉不稳,像一幼畜时刻需要大人的呵护照顾。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小小人具有改变大人的力量?我对朋友们说,我一见小家伙,一颗心立马就化了。不是我化他,是他化我,是他改变了我。

最近读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《九三年》,

童年,不曾遗失的美好



会教宝盆儿欢呼道:“要分享哟!”宝盆儿也吐字不清地喊着:“分享哟!”

除了清楚地会叫爸爸妈妈,“要分享哟!”是宝盆儿学会的第一句话。在楼下和小朋友一起玩时,他常把自己的各种汽车、积木拿给小伙伴玩,说一句:“要分享哟!”看到别人的玩具好玩,他想玩也来一句“要分享哟!”阿大赶紧拦住他,告诉他:“分享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但“分享”到底是啥意思?阿大也没说清楚。

学说话的宝盆儿高兴起来还经常喊几声,可他说什么呢?爷爷奶奶你看我我看你,都没听懂。叫来盆儿妈,妈妈让宝盆儿再说一遍,也没听懂。这时,站在一旁的阿大不好意思地说:“宝盆儿说的是我们安徽话。”

哈哈,这还真是个事儿了!孩子从小在安徽阿姨的怀抱里长大,他学说的当然是“母语”啊。于是,阿大努力学习普通话,宝盆儿跟着阿大学说半安徽半北京的话。家里人多的时候,姥姥姥爷故意跟着宝盆儿学说皖京混杂腔调的话,弄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阿大很难为情,更加努力学习,从汉语拼

## 妈妈的便条

帘,上面写着:

“番茄蛋制作:1、2、3、……米饭制作:1、2、3、……我知道你爱吃这些,试试做一下。切记:做事须得法——统筹安排,循序方能渐进。”

“人的天赋固然重要,而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挥洒的汗水更加重要呀!”这是一张方形的蓝色便条,它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体育模考。

那天,体育模考受挫,回到家,把书包重重地摔到床上,“嘭”地关上门,把自己关在屋里,痛苦地想哭出来,我身体素质这么好,体育模拟考试怎么还没得满分?这时,一个蓝色的方形纸条从门下的缝隙里钻了出来。打开一看:

“轩轩,妈妈已料到了今天的结果。人的天赋固然重要,而人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挥洒的汗水更加重要呀。努力练习吧!”

知子莫如母。我将蓝纸条小心地放回集邮册,妈妈的话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,静静地存

## 孩童的力量

使我对儿童改变大人的力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何止是改变,简直就是重塑,而且是脱胎换骨的重塑,是灵魂的再生。

1793年,法国爆发大革命,推翻封建王朝,建立共和国,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力量做殊死的搏斗。侯爵朗德纳克是一个暴力凶残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头目,在旺代的战争中,他以一个农妇的三个孩子为人质,龟缩到古堡中负隅顽抗。最后他侥幸从密道逃出,而那三个孩子却被他们按照先前的计划纵火焚烧。朗德纳克在密道的出口处,正准备逃往森林,转眼他就可以像鱼儿游入大海。这时,他听到那孩子的母亲撕心裂肺、似野狼号叫的呼喊,他看到大火正熊熊燃起,房间里的三个孩子很快就会化为灰烬。革命战士猛砸铁门,但铁门纹丝不动。朗德纳克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,转身从密道返回古堡。孩子们得救了,朗德纳克被逮捕。刹那间,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变成了仁慈善良的上帝。孩子们得救了,是生命,朗德纳克也得救了,是灵魂。作品写道:“一个可怕的心灵刚刚被降伏了。”

人道怎样降伏了一个狂怒和仇恨的巨人?它用的是什么武器?用的是什么战争机器?它用的是摇篮。”

“在所有罪恶、杀戮、狂热、暗杀面前,在愈演愈烈的复仇面前,在明火执仗的死神面前,在罄竹

难书的滔天罪恶之上,巍然屹立起了纯洁无邪。纯洁无邪取得了胜利。”

读《九三年》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个情节。作者在书中用了一整个章节来描写困在古堡作为人质的三个孩子。兄妹三人,最大的五岁,最小的不到两岁。他们天真可爱,懵懂无知,浑然不觉身处的危险,吃、睡、嬉闹、恶作剧,把房间里一本经典书撕得粉碎。他们是最弱的弱者,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,面对这个凶恶苦难的世界,他们只有清澈的眼神和天真的笑容。然而,他们击败了残暴邪恶这个强大的敌人,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嗜血成性的魔鬼可以以暴制暴,却在童蒙面前,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。这是人道的胜利,是人的胜利。

人类心灵深处都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,它是专门对儿童开放的,它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、善良、悲悯等最原初的情感,儿童圣洁的力量即源于此。老子云:“为天下溪,常德不离,复归于婴儿。”孟子云: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自然、淳朴、天真、纯净这些儿童具有的品质,才是人性中最原始最美好的东西。孩童就像初升的太阳,生机勃勃,新鲜活泼,是人类的曙光,世间那些阴暗、鬼祟、丑恶都应该在这个阳光下自惭形秽,雪融化消,遁于无形。

编者按:女儿五岁半,最近一段时间她总是说:“好想回到妈妈肚子里。那里面好温暖啊,我要在里面一直一直待着……”说着手脚聚到一起往我怀里钻。我问她:“你在妈妈肚子里不能和小朋友一起玩,不能吃到好吃的,你还愿意吗?”她想了想说:“如果我想出来,就一脚踢爆你的肚皮,哈哈。”我为这话感到生气,不再理她。她开始撒泼打滚大哭,我烦躁得肺都要气炸了,亲子关系瞬间破裂。过了一会儿,她委屈地走来说,“妈妈,你抱我一下我就不哭了。”我压住愤怒,不耐烦地将她搂进怀里,她丝毫不介意我的粗鲁,安静下来,抬头给我一个笑脸。

有一天我读了一个很美的绘本,叫《我要回到妈妈肚子里》,这位比利时的作家用孩子的语言告诉读者,孩子们对爱的渴望。童年,是一段可以无限畅想的美好时光。作为家长,拥抱着她,就是我在她的童年种下的一颗爱的种子。等她长大,爱的种子也随着发芽、开花,结果。临近六一,让我们一起回首童年,感受那颗稚子之心……

音开始。慢慢的,小宝盆儿会背唐诗了,正式背诵给爷爷奶奶听时,有点正腔圆的意思了。姥爷是个作家,教外孙读古诗时偶尔“塞”点自己的“私货”,比如“远山近水稻香湖,芦苇轻摇小舟出”之类的。阿大翻遍了《幼儿读古诗》,也没找到“远山近水”,便弱弱地建议姥爷:“还是让宝宝儿多读点经典好吧?”

姥爷心里虽有点郁闷,但还是很赞赏阿大有儿有一套的。她教宝盆儿背诵,常与时令结合起来,比如北京终下大雪那天,宝盆儿学会了一首唐诗。不过,可能教得比较急,阿大忘记纠正自己的安徽口音了。宝盆儿背诵时先报唐朝诗人“李宗允”,全家愕然。待他接下去朗诵出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时,大家都明白了:“李宗允”原来是柳宗元啊!

有苗不愁长。转眼,小宝盆儿就要满三周岁了。妈妈有个好主意,这天带他去郊区,和同事的宝贝一起过生日。走在开满鲜花的乡村小路上,阿大把宝盆儿抱一会儿,背一会儿,还拉着他的小手跑一会儿。同事和家人来迎接了,问:“宝盆儿,这就是你的阿大吧?”

宝盆儿说:“她是我阿姨,我阿姨!”

“阿大”有点没想到,兴奋地说:“宝盆儿长大了哟,懂事了哟。”妈妈也是第一次听到,高兴地说,宝盆儿再叫一声。小宝盆儿大声叫着:“阿——姨!”

阿大,不,阿姨,红扑扑的脸上竟闪烁着泪花儿。



鲁 珉

清晨的小山村,天际鱼白,重重的木门响过,那头水牛就在“哞——哞”叫声中,走进薄雾的田野。

那时,还是大集体式的生产队。队里的耕牛是分配给那些使牛的老把式放养,我缠住母亲,要放牛。母亲拗不过了,就去找了无数回生产队长,才有了放牛的机会。

能够放牛,我非常珍惜。天刚蒙蒙亮,不需母亲喊我,就从床上爬起来,睡眼惺忪地走进牛圈。田野里浮动薄雾,一切都很朦胧,安静极了,只有几只鸟在树丫上呀呀地叫着。

放牛的时候无事,就随手折取一支鲜嫩的柳树枝,将粗的一端用手把表皮剥成环形,反向用力拧柳枝上的表皮,表皮与里面的枝干就脱开了。在柳条细的一端,用割草的刀削成椭圆形,把表皮拧松,将枝干从表皮“筒”中抽出,一支柳笛就成了。

那青葱的童趣,就握在手里,轻轻地吹,就吹出了,蝴蝶和鸟的翅膀。吹着,甚至一口吹几个,粗细不同,长短不一。哨音时而清脆,时而沉郁。它当然比不过笛子,但他纯真,柳笛吹奏着心中的奏鸣曲。

笛声穿越千年。那个叫王冕的大画家,也是放牛娃出身。那日,王冕放牛倦了,就在湖边的绿草地上坐着。王冕看见湖里的荷花,也是喜欢柳笛,边吹边想:古人说“人在画图中”,真是不错。我何不来学画呢。

于是,王冕边放牛边自学绘画。三个月之后,他画的荷花,颜色无一不像,只多了一张纸,就像是湖里的长,又像才从湖里摘下贴来在纸上的。

那时,放学后去放牛,是每天必做的事。我和小伙伴把牛儿赶到山谷的草地上,任牛儿自己去啃草,我们则跑到河里玩水,捉鱼摸虾,在草地上翻跟头,在小河边打水漂。玩累了,就坐在树荫下,折柳枝,做柳笛,尽情地吹。那个时候,没有课外作业,没有补习班,也不知道还要上大学。就只关心牛还在不在,有没有跑去偷吃生产队的庄稼。

黄昏时分,牛儿也就不怎么吃草了。昂起头,等待我们把它牵回家。走近牛,用手轻轻拍一下,牛儿便一动不动,等我骑上它宽宽的脊背,然后就悠悠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。

牛的身影,承载着许多童年过往。一个孩童,口里吹着柳笛。一头牛,慢腾腾地走着。远处有袅袅升起的炊烟,镶嵌成一幅山村水墨画。

柳笛吹着春,吹着风,吹着云,也吹远了岁月。偶尔想起,或淡或浓的乡愁便会涌上心头。

本版插图 赵春青